

世界文学名著

[英]夏绿蒂·勃朗特著 黄淑仁译

简·爱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

简·爱

[英]夏绿蒂·勃朗特著

黄淑仁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简·爱

〔英〕夏绿蒂·勃朗特著 黄敏立译

责任编辑：管筱明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

字数：387,000 印数：1—30,000

平装： $\frac{\text{ISBN}7-5404-1369-7}{1 \cdot 1087}$ 定价：12.80 元

豪华精装： $\frac{\text{ISBN}7-5404-1369-7}{1 \cdot 1087}$ 定价：19.4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并负责调换

作品介绍

玛丽·特丽普顿

19 世纪的英国小说大致可分为三大流派：风俗小说、感伤小说、传奇小说，不论它们是历史体还是哥特体^①。《简·爱》却不属于其中任何一派，它大胆创新，自成一家。英格兰的读者从未见过简这样的女主角——身材矮小，相貌平平，甚至失之莽撞，缺乏闺秀风范。他们从未见过对爱情如此刻骨铭心的描绘，也从未如此彻底地进入故事叙述者的内心世界，借她的眼光与情感看待一切人，一切事。第一人称叙述，或称自传体，从前当然有人用过，却都不似《简·爱》这般主观，这般涉及个人。的确，夏绿蒂·勃朗特堪称首位英国主观小说家，是普鲁斯特^②与乔伊斯^③的文学女祖宗。

尽管《简·爱》一直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但如果硬说此书是一部完美的艺术品，未免荒唐，技巧方面明显的缺点早已为批评家们所指出。除女主人公性格缺乏一致性，全书还缺乏整体性。视角不够开阔，情感描写过多，部分情节夸张失实。举个例子，男主人公有位疯妻的事就很难一直保守秘密，但这一点又对故事的

① 哥特体小说：以恐怖、凄凉、衰败、死亡为主题的小说。

② 普鲁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1922)：法国小说家，著有《追忆似水年华》。

③ 乔伊斯 (James A. A. Joyce, 1882—1941)：爱尔兰小说家、诗人，以其意识流小说闻名于世。

展开至关重要。最不可能发生的另一情节是简·爱离开桑菲尔德庄园后，在荒原上艰难跋涉，几近饿死，却最终完全偶然地倒在了亲戚的门口，而对这几位亲戚的存在她连想都不曾想过。小说在文体与对话方面也有荒唐失实之处，语言在日常口语与华丽浮夸的辞藻之间来回变换。然而书中仍充满生动贴切的叙述，简·爱发泄愤懑时的大段演说回荡着生命与力量。正如大卫·塞西尔^①指出的那样“读者被夹在平庸与荒唐之间，几乎每一页都能遇到极其生动的形象，感到萦绕心头的跳荡节奏”。

小说还有其它缺点，部分由于女主人公与作者缺乏幽默感，对布兰奇·英格拉姆母女讽刺喜剧式的描写完全是败笔。夏绿蒂·勃朗特对这个生活圈子里的人缺乏第一手的认识，这一点远不如简·奥斯丁^②。书中唯一真正的幽默之处又完全出于无意，罗切斯特向简·爱求爱的一些话会使简·奥斯丁笔下的女主人公咯咯地笑起来。而简·爱在荒原上想象乌鸦啄食她尸骨的凄惨场面时，又停下来琢磨不知这一带地方有没有乌鸦。不过，作者这些误入歧途的荒谬之处并不会令读者不安，因为此时读者已完全进入女主人公的内心，与她同呼吸共命运了。

既然有这么多不足之处，《简·爱》何以一直大受欢迎，保持着英国文学经典著作的地位呢？答案很简单：这是一部天才著作，充满了作者想象力的高度激情，我们读着它，便不知不觉成为简·爱，就感到这位年轻的家庭女教师绝非枯燥乏味之辈，她真实动人，热烈向往生活与爱情，离开爱情便活不下去，没一天不对周围的一切产生强烈的灵与肉的反应。打一开头，孤独而充满反抗

① 大卫·塞西尔 (David Cecil, 1902—) 英国文艺批评家、传记作家。著有《维多利亚早期小说家》等。

② 简·奥斯丁 (Jane Austen, 1775—1817) 英国著名女小说家，代表作有《傲慢与偏见》《爱玛》等。

精神的小小的简藏在盖茨黑德府的窗帘后面时，我们就被她迷住了。与她的创造者一样，简狭隘有限，但正是这种狭隘赋予她力量。

由于我们只能通过简的眼睛来看待书中的其他人物，就使得这些人物缺乏客观真实感。男主人公罗切斯特刻画得够生动的，但却不大可信，正如瓦尔特·阿兰所说“与其将罗切斯特视为男子，不如将其视为男子气概的最有力象征”。他与简的关系，是作者在其爱情故事中常常描写的老师——学生关系的一个侧面，也是灰姑娘主题的更强烈更生动的翻版。老师屈尊于学生，把握学生的命运。但这并非只是浪漫地实现愿望与幻想。与灰姑娘不一样，简得到的不是一个“完美”的丈夫，而是一个半残废。罗切斯特在任何时代也算不上传统的男英雄，作者强调指出他的缺点，告诉我们他曾一度耽于声色，违背道德。他粗鲁、自负、甚至丑陋。而英俊有如希腊神祇的圣·约翰，在作者笔下却是一个铁石心肠，一点儿不招人喜欢的男子。一位法国作家曾说过，小说家的目标之一是“发掘有罪者灵魂中隐藏的德行及优美之处，坦露正派人灵魂的乏味与可厌之处”。毫无疑问，作者在塑造罗切斯特与圣·约翰时做到了这一点。书中的许多其他人物都是一些较为陈腐的形象，但绝非木偶，因为简对他们的反应如此生动真实，以致他们也从她身上汲取了生命力。

《简·爱》作者对大自然的处理值得一提。天气与景物的描写不仅旨在润色，虽说有些段落本身就十分有力、可爱。简对自然环境感觉敏锐，对它们的情绪变化反应强烈，自然常常给情节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和谐的背景。简在红房子受折磨时，屋外狂风怒号；简与罗切斯特互诉衷曲时，夜莺婉转歌唱。有时背景与人物的处境形成强烈对比，例如肝肠寸断的简在明朗夏日流浪于荒原时对周围景物的观察。有时自然环境又富于象征意义，曾目睹简

与心上人谈情说爱的大栗树被雷电击中，劈成两半，预示小恋人的一段痛苦分离。读者对简室内室外的环境总是了如指掌，因为分享了女主人公对它们的生动意识。

作为一位小说家，夏绿蒂·勃朗特的力量与缺憾来自于她生活背景的狭小与局限。然而生活天地尽管狭小，却赋予勃朗特姊妹足够的激情与悲剧意味，使她们的小说比大多数19世纪的小说更为浪漫。《简·爱》与《维耶特》是夏绿蒂·勃朗特最有力最出色的自传体小说，它们的出色不在于结构与或然性，却在于火一般的激情与生命力。姐姐的《简·爱》虽未达到妹妹的《呼啸山庄》那样的艺术造诣，因为塞西尔认为《呼啸山庄》是维多利亚时代卷帙浩繁的小说中最完美的艺术，但如果说后者受到人们最大赞赏的话，前者则得到人们更多的热爱。

作者生平

黄淑仁

夏绿蒂·勃朗特于1816年4月21日出生于英国约克郡的桑顿，其父为一名穷牧师。1820年，勃朗特牧师举家迁居偏僻荒凉的哈渥斯教区。家中六个孩子不久就失去了母亲，相依为命，幼时由父亲和姑母进行杂乱无章的教育，直到四个大女孩进入为教士的女儿们开办的考文桥学校念书。学校有害健康的环境，难以下咽的食物及冷酷无情的纪律，在夏绿蒂的《简·爱》中得到无情揭露。夏绿蒂的怨忿是因为学校残酷的生活夺走了大姐玛丽亚的生命，《简·爱》中的海伦·彭斯就是以玛丽亚为原型的。在二姐伊丽莎白也不幸死去后，夏绿蒂和妹妹艾米莉被召回家，原先由大姐玛丽亚充当的母亲角色就落在了夏绿蒂肩头。妹妹艾米莉和安妮是夏绿蒂的好伙伴，姐妹三人与家中唯一的弟弟布兰威尔一起，玩起复杂而富于想象力的游戏，用她们小小的字体写下了想象中的安格利亚王国的故事。这个安格利亚白日梦持续多年，甚至夏绿蒂赴哈渥斯的伍勒小姐的学校念书时也未曾中断。在伍勒小姐的学校里，夏绿蒂先做学生，后做先生，尽管终日与小孩子为伍非她所愿，但与妹妹安妮一样，她一直认真地为当一名家庭教师做着准备，因为这几乎是她唯一的职业选择。艾米莉在哈渥斯管家时，夏绿蒂与安妮都找到了工作，而布兰威尔却不断挑三拣四，变换职业，使安妮的健康和夏绿蒂的精神受到折磨。夏绿

蒂与妹妹艾米莉早就想在家乡开办一所自己的学校，于是姐妹二人奔赴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在彭思纳特·黑格的学校就读。办学的梦想终成泡影，但夏绿蒂对黑格先生产生的爱恋却给她后来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并在她的小说中得到表现。

1846年，三姐妹自费出版了一部小小的诗集，其中以艾米莉的诗为主。夏绿蒂对这部诗集的失败深感沮丧。第二次尝试是写小说，各人仍使用自己的假名字——柯勒、埃利斯、阿克顿·贝尔——三姐妹各自向出版社投稿。史密斯与艾尔德出版社对夏绿蒂的《教授》一稿予以热情的鼓励，并发表了她的第二部小说《简·爱》。《简·爱》一鸣惊人，英国著名作家萨克雷称其为“我所拜读多日的第一部英国小说”。艾米莉的《呼啸山庄》与安妮的《艾格尼斯·格雷》也相继问世，但当时艾米莉的天才还不大为英国评论界赏识。

接下来的一年给了夏绿蒂极大的打击，才华横溢的弟弟布兰威尔多年来酗酒成习，加速了肺结核病的恶化，不幸早逝。刚刚埋葬了弟弟，同样的疾病又夺去了吃苦耐劳的艾米莉与温柔细腻

的安妮的生命。

夏绿蒂只好往返奔波于哈渥斯与伦敦之间，一面照顾家乡的父亲，一面参加京城的文学圈子。害羞，近视，衣着过时的夏绿蒂在城里人眼中显得十分古怪。1849年因照料妹妹而被延搁的第三部小说《雪利》得以发表，博得公众好评，尽管此书缺乏《简·爱》火一般的激情。1853年她又发表了《维耶特》，该书从其布鲁塞尔的经历中汲取了大量灵感，女主人公露茜身上也体现了作者的许多个性。

1854年，夏绿蒂与其父的副手阿瑟·尼古拉成婚，度过了幸福却短暂的婚后生活。1855年3月31日，怀孕的夏绿蒂由于一场迟迟不愈的感冒导致肺结核发作，英年早逝，年仅39岁。

再 版 前 言

首版《简·爱》无前言必要，故未写。此次再版，需讲几句致谢和拉杂的话。

应当感谢三方面。

感谢读者，予这个朴实无华的故事以宽容。

感谢报界，予一位无名求索者以真诚赞许，使她获得一块公平的天地。

感谢出版商，以他们的机智、活力、务实精神及坦率和慷慨，予一个无人推荐，不为人知的作者以帮助。

报界与读者对我只是模糊概念，对他们也就只好致以模糊的谢忱。而出版商却是明确的，一些大度的评论家也是如此。他们心地善良，品格高尚，唯有他们才知道如何鼓励一位苦苦奋斗的门外汉。对他们，我的出版商和杰出的评论家们，我要诚挚地说一声：先生们，我打心底里感谢你们。

对帮助过我，赞许过我的人这样致谢之后，我要转向另一类人，他们为数不多，据我所知，但却不能因此而加以忽视。我指的是少数畏首畏尾吹毛求疵者，他们对《简·爱》这类书的倾向性表示怀疑。在他们眼中，一切超乎寻常之事皆为谬误；在他们耳中，任何对偏执——这罪恶之源——的反抗，皆为对虔诚——上帝的凡间统治者——的侮辱。对此辈怀疑者，我要指出某些明显的区别，提醒他们某些简单的真理。

习俗并非道德，伪善并非宗教，抨击前者不等于谴责后者，摘下法利赛人^①的假面也不是亵渎荆冠^②。

这些事情和行为恰恰截然相反，与善恶一般黑白分明。人们常常混淆黑白，而黑白实在不应混淆。表象不应错当真实，狭隘的人性教条只能令少数人欢欣鼓舞，得到赞同，却不能取代受世界尊重的基督教信念。这中间——我重复一遍——黑白分明——明确划分它们之间的界限是件好事，不是坏事。

世人也许不愿目睹这些概念区分清楚，因为人们已经惯于被混淆视听，觉得把外表的华美当作内在的价值，粉白的墙壁证实圣坛的洁净十分省事。对敢于细察揭露——剥去表面金饰，亮出低层金属——深入墓穴，掘出尸骨的人，世人也许憎恨不迭。然而，恨归恨，世界到底受惠于他。

亚哈不喜欢米该雅，因为米该雅只预言凶兆^③，不肯讲吉言。他也许更欣赏基拿拿阿谀奉承的儿子，可是，他若是早听忠告不信恭维，也就逃过了那场浴血之灾^④。

当今时代，有一位不肯讨好高雅耳朵的人，此君，依我看，胜过社会中的一些堂皇人物，犹如音拉之子胜过犹太与以色列的诸王。他说出的真理与音拉同样深邃，他的预言与音拉同样有力，他的风度与音拉同样无畏。上流社会赞赏这位撰写《名利场》的讽刺家么？我说不准。不过那些被他投中了讽刺的燃烧弹，照射了

① 法利赛人：古代犹太教一个教派的成员，宣称墨守传统礼仪，《圣经》中称他们为言行不一的伪善者。

② 荆冠：典出《圣经·新约·马太福音》27章29节，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之前，有人戏弄他“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

③ 典出《圣经·旧约·列王纪上》22章8节，以色列王亚哈说“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话，单说凶言。”

④ 典出《圣经·旧约·列王纪上》22章，以色列王亚哈欲攻打基列的拉哈，召集先知以问吉凶。米该雅说进攻必遭败绩，结果被打入狱中。但另一位先知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却故意迎合亚哈，预言必胜。亚哈深信不疑，率兵出征，结果兵败中箭阵亡。

谴责电光剑的人们，若能及时接受他的警告——他们及他们的子孙兴许能躲过基列拉末的灭顶之灾^①。

我何以提及此人？读者呵，之所以提及他，是因为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位比他的同代人业已认识到的更深刻更独特的智者，因为我把他视为当今首屈一指的社会改革家——那勇于拨乱反正的志士仁人之中的佼佼者，因为他作品的评论家们尚未找到适合他的比喻，尚未发现正确表现他天才的词语。他们说像菲尔丁^②，谈及他的机敏、幽默与喜剧才能。其实他与菲尔丁的相似之处如同雄鹰与秃鹫一般，菲尔丁会扑向腐肉，而萨克雷绝不。他的机敏生气勃勃，他的幽默有趣迷人，但二者与其严肃才华的关系正好比闪烁于夏云边缘的道道闪电与深藏云深之处致命的电火花。最后，我提及萨克雷，还因为——假使他肯接受一位素不相识者的敬意的话——我要将再版的《简·爱》奉献给他。

柯勒·贝尔^③

1847年12月21日

① 指英国小说家威廉·M·萨克雷（William·M·Thackeray，1811—1863），其代表作《名利场》深刻揭露了英国社会众生相。

② 菲尔丁：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英国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汤姆·琼斯》等。

③ 夏绿蒂·勃朗特发表《简·爱》时的笔名。

第三版附言

借《简·爱》第三版问世之机，我要再向读者说几句话，说明我被称为小说家，仅靠这一部作品，所以，假使其他小说也被归于我的名下，那就把荣誉给了一个不该得的人，同时剥夺了应得者的权利。

此说明以澄清可能已出现的误会^①，并防止日后造成误会。

柯勒·贝尔

1848年4月13日

① 1874年勃朗特三姐妹各自推出了一部小说，均采用笔名。夏绿蒂·勃朗特出版《简·爱》时笔名为柯勒·贝尔；艾米莉·勃朗特发表《呼啸山庄》时笔名为埃利斯·贝尔；安妮·勃朗特出版《艾格尼斯·格雷》时的笔名为阿克顿·贝尔。出版商在推出后两部作品时，在广告中写道“从柯勒·贝尔和埃利斯·贝尔的风格相近这点来看，我们倾向于相信，两者系同一人。”

谨以此书
献给
威·梅·萨克雷先生

那天，出去散步是不可能了。其实上午我们还在光秃秃的矮树丛中转了个把钟头，但午饭后（里德太太没客时午饭吃得早），冬日的寒风卷来厚厚的乌云，冷雨铺天盖地，再去户外活动压根儿办不到。

这倒更好。从不喜欢长长的散步，尤其在冷冰冰的下午。阴湿的暮色中归来，手指脚趾冻得生疼，保姆贝茜的数落令人灰心，而自觉身体不如伊丽莎、约翰和乔治亚娜又令人丧气，那情那景，委实可怕。

伊丽莎、约翰和乔治亚娜此刻正在客厅围着他们的妈妈。她躺在炉火边的沙发上，身边簇拥着自己的小宝贝（眼下既不哭又不吵），模样好快活。而我，她恩准不必加入这一群，说是打发我到一边去，她十分遗憾，但要待保姆贝茜报告或她亲自发现，我在认真努力养成更合群更活泼更讨人喜欢的举止——也就是更快活更坦白更自然的性情——她才能让我也享受只有快乐知足的孩子才能得到的特权。

“贝茜说我干了啥？”我问。

“简，我讨厌吹毛求疵刨根问底，再说小孩子跟大人顶嘴最可恶。去找个地方待着，不会乖乖地说话就别开口。”

客厅隔壁有间小餐室，我溜了进去。这儿有只书架，很快就仔细挑了一本带插图的。爬上窗台，两脚收拢，双腿交叉，和土

耳其人一样盘坐，再把红色的波纹窗帘差不多拉严，有了一块双料的隐蔽处。

右侧猩红的窗帘褶子挡住视线。左侧，清澈的窗玻璃将阴沉沉的冬日阻挡在外，但又不曾将我与11月的冬景分开。一面翻书，一面不时瞧瞧外面。远方，一片暗淡的云雾。近处，一块湿淋淋的草坪，还有风吹雨打的灌木丛。狂风哀号持久不停，将如注的大雨横空扫过。

再低头看书——比维克^①的《不列颠鸟类史》。一般说，对文字部分我不感兴趣。不过，虽说是小孩子，对几页导言可没当空白放过。它们描写海鸟们唯一的栖身处——“孤寂的礁石与海岬，”描写挪威海岸从南端到北角星罗棋布的小岛，林纳斯尼斯或纳斯等等——

那儿，北冰洋的巨大旋涡
沸腾着极地赤裸凄凉的小岛
北大西洋的狂风巨浪
倾注着赫布里底群岛

对拉普兰、西伯利亚、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新地岛、冰岛与格陵兰荒凉海岸的描述也不能轻易放过。那里“北极圈广袤无垠，大片凄凉的不毛之地——储存着千百年的积雪坚冰，似阿尔卑斯山一般晶莹耀眼，层层高耸，包围着地极，日复一日堆积着严寒”。对这些一片死白的地带，我已形成一定看法，但还朦朦胧胧，正像小孩子脑海中浮现的那些概念，似懂非懂，然而却奇怪地印象深刻。导言中的几页文字与后面的插图相关，使惊涛骇浪中兀立

^① 比维克 (Thomas Bewick, 1753—1828): 英国画家，木刻家，博物学家。

的礁石，荒凉沙滩上搁浅的破船，穿透云层扫视沉船的怪诞月光含义深远。

说不清什么情调萦绕着僻静的墓地，刻着铭文的墓碑，一座大门，两棵树，低矮的地平线，断壁残垣，行将升起的一弯新月，告诉我时值黄昏。

两只船停泊在平静的海面，想必是海上的鬼怪。

魔鬼从背后按住盗贼的背包，赶快翻过去，怕人的东西。

高踞岩石之巅的那个长角的黑东西同样怕人，它正眺望着远处围着绞刑架的人群。

每张图都讲着一个故事，对我稚嫩的理解力，未成熟的心灵显得神秘莫测，却饶有趣味，就像有时候贝茜碰巧心情愉快，在冬夜所讲的那些故事。这时候，她就把熨衣台搬到育儿室的壁炉边，让我们围着它坐好，一面熨烫里德太太的网眼花边，把睡帽的边缘烫出褶子来，一面满足我们急切的期盼，讲着一段段爱情与冒险故事，全都来自古老的神话与更古老的民谣，或者（后来我发现）来自《帕米拉》^①与《莫兰伯爵亨利》^②。

膝上摊着这本比维克的书，我当时美滋滋的，至少自得其乐，生怕别人来打搅。可打搅说到就到，餐室门开了。

“喂，烦恼小姐！”约翰·里德叫了一声又停下，以为屋里没人。

“死到哪儿去啦？”他接着喊“莉茜^③！乔琪^④！（叫他姐妹）简不在这儿。告诉妈咪她窜到雨地里去了——该死的畜牲！”

① 《帕米拉》是英国作家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1740年发表的家庭伦理小说。

② 《莫兰伯爵亨利》是约翰·韦斯利据亨利·布鲁克所著的《显赫傻瓜》缩写的删节本。

③ 莉茜：伊丽莎的爱称。

④ 乔琪：乔治亚娜的爱称。